

湘江观潮

文学工作者都要有“融”的精神

刘晓平

我想向全国的文学工作者提出一个建设性的话题,与写书人、编书人、出版人共同探讨。那就是在新时代里的中国,文学工作者除了需要具备各种业务素质的同时,要具有一种“融”的精神。

能想起这个话题,主要是我目睹全国上下融媒体发展迅猛的形势而萌发的。融媒体一词的概念源自于美国教授伊瓦尔·索勒·普尔一书《自由的科技》,1983年他便在该书中阐释了这一概念。

2014年可以说是我国媒体融合的元年,这一年我国媒体融合发展上升到了国家的一种战略层面。2014年—2016年,我国走完了创新融合、产品研发和制作适应互联网传播渠道等过程;2016年—2019年,我国走完了建设融合平台的过程;2019年以后,我国正努力在构建融合体系的过程中。

时代发展的步伐之快,让人难以想象,现在上至国家,下至区县,都有了融媒体,一些发达地区乡镇,也有了融媒体。我认为:青年作家走走的理解很到位,她说:融媒体的重点是融,就是能充分利用各种媒介载体,使得人力配置更高效、宣传面更广更深。对文学创作而言,一方面信息量更大了,可写的社会素材更多了;另一方面又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落入“信息茧房”,因生活比虚构来得惊心动魄,而丧失写作的欲望。但对文学的传播而言,则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过去文学传播活动主要在线下开展,从张贴海报、散发传单到杂志内夹带宣传传单等征稿启事,再到现在靠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发布线下书店讲座信息、线上出版社直播信息,传播活动由单纯的线下变成了线上线下相结合。

正因有了以上认识,走在做文学传播方式时,就立志于创新,从传统的方式中跳出来,于是就有了“一叶故事茶”的诞生,就有了《收获》APP的开发,就有了“无界文学漫游计划”,以实现小说、诗歌、散文的视频化二次创作。在创意上,“无界文学漫游计划”又有新的飞跃,涵盖了“小说演绎”“散文

入画”“诗歌传唱”三大类,鼓励大家以舞蹈、话剧、曲艺、魔术、杂技、魔术、绘画、雕塑、摄影、装置、歌唱等艺术形式参与文学文本改编。

在新的创意中有传统,在传统的表达上有了新鲜的传播形式,让文学突破了艺术的界限,不断收获新的可能性。走走的立足点就是融媒体的一个“融”字,把一切可能的手段和形式,用来做好文学传播工作的创新创意。

首先要融入“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基调律精神。这一条无论是写书人、编书人、出版人,都应该毫无理由必须坚持的,尤其是出版人,是整个产品的把关者,再也不能出现“毒教材”等现象和一切有损于民族精神、误导下一代的精神产品。

其次要融入“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我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一切以人民为中心”,我们文学工作者一方面要思考中国作协提出的口号,怎样用“文学照亮人民生活”;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文学的养料、文学的素材在人民中间,我们必须走好到人民中去、从人民中来的道路,让文学充满阳光和力量。

再之就是所有文学工作者,都应该在自己的思想意识中,要融入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意识和创新意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文明是不容置疑的,是举世公认的,我们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要有弘扬传统文化的意识和复兴民族文化的思想,我们也要有敢于创新的思想意识,在形式与方式上创新,在新的创意中有传统,在传统的表达上有了新鲜的传播形式,让文学突破了艺术的界限,不断收获新的可能性。

同时我们也要勇于正视及汲取国外一切新的文学意识与思想,为我所用,促进我们文学事业的发展,但决不是以国外的某体先进的意识与思想,作为否定我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文明的依据。

所有的文学工作者,都要一种“融”的精神去丰富我们工作内涵,用“融”的精神去做好我们的工作与事业。

大道向前 我们这十年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社、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送”出来的一片天

唐文胜

原本以为我这家开在偏远山村的杂货店因为客源不多,地理位置不理想,生意惨淡,日日亏损,再也无法起死回生了,没想到十年前一次偶然的送货,却让我从中嗅到了一丝商机,从而送出了鸟语花香的一片天。

记得那是2012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杂货店忧心忡忡地整理货物架,村里一个行动不便,拄着拐杖的高龄老奶奶突然走进了一张告示。告示规定:凡是本村行动不便,或者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拨通本店的热线电话到本店购物,无论消费多少,距离远近,即便是几包烟,几包食用盐,也随叫随送,免费送,绝不以任何借口拖延或推辞。没想到如今这个活动开展了一年,不仅为本店赢得了无私关怀空巢老人的良好经营口碑,也让周边不少顾客慕名而来,给我的杂货店带来了不少回头客,我的杂货店也因此走出了面临倒闭的困境,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我满口应承了。

“鸡仔子,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行吗?”“好的,奶奶。”我赶紧放下手中的货物,快步走到老奶奶的身边。“鸡仔子,我要买一桶菜籽油、一包大米,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你看我年龄又大,行动也十分不方便,可不可以帮我一下,送货上门呢?”老奶奶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可以的,奶奶。等我几分钟,我马上给你送。”望着老奶奶求助的目光,我满口应承了。

“鸡仔子,知道吗?我们村像我这种年老体衰,腿脚行动不便,儿女长年累月在外面打工的空巢老人不少,如果你可以不定期地为我们送送货,让

我们不用出门就能够买到我们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解决我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我想你的生意和声誉一定会更好的。”商机扑面而来,老奶奶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看来我的杂货店有救了。

心动不如行动,随后通过几天的走访和了解,我发现村里腿脚行动不便和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确实不少,更坚定了我长期为村内空巢老人爱心送货的决定。想到就做,第二天我就在店铺的显眼位置贴出了一张告示。告示规定:凡是本村行动不便,或者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拨通本店的热线电话到本店购物,无论消费多少,距离远近,即便是几包烟,几包食用盐,也随叫随送,免费送,绝不以任何借口拖延或推辞。没想到如今这个活动开展了一年,不仅为本店赢得了无私关怀空巢老人的良好经营口碑,也让周边不少顾客慕名而来,给我的杂货店带来了不少回头客,我的杂货店也因此走出了面临倒闭的困境,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我满口应承了。

“鸡仔子,知道吗?我们村像我这种年老体衰,腿脚行动不便,儿女长年累月在外面打工的空巢老人不少,如果你可以不定期地为我们送送货,让

编者按

费孝通作为20世纪中国享有国际盛誉的社会学大师,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一生用笔行走,出版的著作多达81种。

近期,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费孝通经典作品集》出版面世,并联合北京阅读文化、长沙十二时辰书店,举行了费孝通著作封面展。

今天,阅读费孝通的作品,依然能感受他的宏阔视野和历史预见力。对当下,仍有借鉴意义。本文为费孝通弟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为《费孝通经典作品集》所作序言,原文有删节。

2. 费孝通的书写

费孝通的基本写作模式往往是随手写下来的文字先成为篇,然后将篇编订成书,并且是持续地书写,笔耕不止,甚至有着“文章不过夜”的习惯,这种习惯差不多一直保持到其晚年的最后岁月。

今天我们所提出来的“费孝通思想”,便是由他留下来的一篇篇的文字所体现出来的,其思想的闪光之处,都体现在由其笔端所书写下来的成篇、成章以及成书的文字之中。他从来都不会拘泥于文字书写形式本身,而是尽可能地让一种思想自然而然地伴随着一种文字和思想间的联想而起起伏伏、延绵不绝。

他在文字书写上的率性以及对于文字表达本身的朴素追求,无形之中也成就

了《乡土中国》一书的出版。即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读来,这本书的文字及其内容的韵味依旧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此书一版又一版地重印,一次又一次地吸引新一代人的阅读目光就是一个证明。

在这里,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这本书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近乎不朽的生命力。除此之外,《乡土中国》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一个人随时可以去读,没有那么多看似高深抽象的前设以及掉书袋一般绕弯子的烦琐文献考订,而是以文字书写直面面对现实中存在的中国本身,即一种乡土中国的存在及其变迁和转型,由此启发更多学者的思考。



费孝通在江村。

3. 费孝通的异域行走

费孝通前后两次去过美国,其中一次居留长达一年之久,他后来为此写下了《美国与美国人》一书。费孝通以一种人类学所训练出来的独有目光去审视这个年轻却也一样文脉悠久的国度。他以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美国人的性格》一书作为蓝本,先去阐述性地尝试理解所谓纸上田野中的美国以及美国人究竟会有怎样的一副面貌,随后他也启用了自己作为一名到访美利坚的中国人类学家的独特慧眼,去审视美国以及美国的社会与文化,并由此而看出了一个基于基督教传统的移民国家的文化与基于儒家思想的传统国家实际的文化区别究竟在何处。

美国之行给费孝通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深刻”首先是对于他自己的思考而

言的。在这次行走中,他很敏锐地觉察到了现代世界对于“旧的世界”不留任何疑虑地要加以彻底铲除的那种文化上的果敢和无所畏惧,由此得到了所谓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既有差异。

至于英国,是费孝通最初要去看看世界的出洋留学之地,后来他又再次到访,为此写了《重访英伦》。

尽管他不会随意地用“民族志”这样的大概念去统摄他对异域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但他的观察和思考,正如其对中国母文化的观察和思考那样,是敏锐而深邃的。而今天这样一本书的价值,应该将其看成早期中国人类学家了解西方异文化的一次初步涉足之旅,是对当下的中国海外民族志而言的一种早期游记式的书写模式。

4. 杂写的自由

费孝通的一生都有随时写杂文的习惯,到了晚年,随着其到处行走的频繁和时间周期的加快,这种习惯也就更为突出了。这直接表现在杂写文字的书写上,体现了一种杂写的自由,同时也体现了费孝通自己对于文字书写的态度。

我们都很喜欢费孝通所写的这些边角角的、不被归类、不易归类,也不被太多人看重和诠释理解的小品文字。恰在其中,我们又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中国文人学者的生活以及跟他的职业融为一体的情趣和乐趣。

在这方面,费孝通是将所谓学术性的“大文章”和更具消遣性与适合大众胃口的杂文小品放在一起书写的,可以说大文章和小品、杂写这两驾马车是齐头并进的。因此,在费孝通七十几岁的这一段时间里,一方面是在写《民族与社会》这样的大文章,同时也在写《访美掠影》这样的杂文小品。同样的,在出版《从事社会学五十年》的同时,也在写《杂写甲集》;在写《社会学的探索》的同时,亦有《杂写乙集》的出版。这种写作的节奏和做法一直持续到其晚年的最后岁月。

这显然就是一个中国文人真正的整全性样貌的生活。这种生活是随时随地的有感而发,观察的材料随手拈来,且不会拘泥于某种行文的格式或体例。这是一种在行文之中见思想的思考路径,而有一种思考的思想,又必是以文字媒介呈现出来的。文字和思想显然是形影不离的。尽管他没有每天都去写日记的习惯,但很显然的,他的每一本杂文集以及出版的各种论文集,又何尝不是他的学术生活精致版的一篇篇日记的积累和呈现呢?



《费孝通经典作品集》。

赵旭东

在有着书写能力的文人传统中,有独特的文人纪念的方式。

我一直是将老师费孝通首先看成一位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能书写的文人,其次才是一位做研究的学者,最后则可是一位真正有着基层社会关注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思考来自他四面八方“行行重行行”的行走,而他的思想的精髓则见之于他一篇篇的文字书写。

对于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纪念,我们实际上很早就开始筹划,包括一直在编着的先生年谱长编。这中间我曾经尝试着和出版社的朋友进行沟通,并一起详细讨论了出版这套文存的初衷、构想和规划,没想到一拍即合。大家合作,从选书到选版本,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最后选定了八种十二卷,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些专门为着纪念而选出来的文字,在费孝通一生的作品总目中,既有很著名的、有代表性的著作,比如《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以及《乡土重建》,也有那些似乎不那么著名的,或者不那么具有特别代表性的,比如说《美国与美国人》《重访英伦》《社会调查自白》以及杂写五种的《杂写甲集》《杂写乙集》《杂写丙集》《杂写丁集》和《杂写戊集》。将这些编订成一套文存,最为朴素的初衷就是,试图以此作为对这样一位一生以“一介书生”自居的世纪文人的独特的纪念。

费孝通有生之年所写下来的这每一个字,都代表了费孝通思想的某一个方面,可谓是他完整人生的一部分,也是人们可以借之去洞悉费孝通思想的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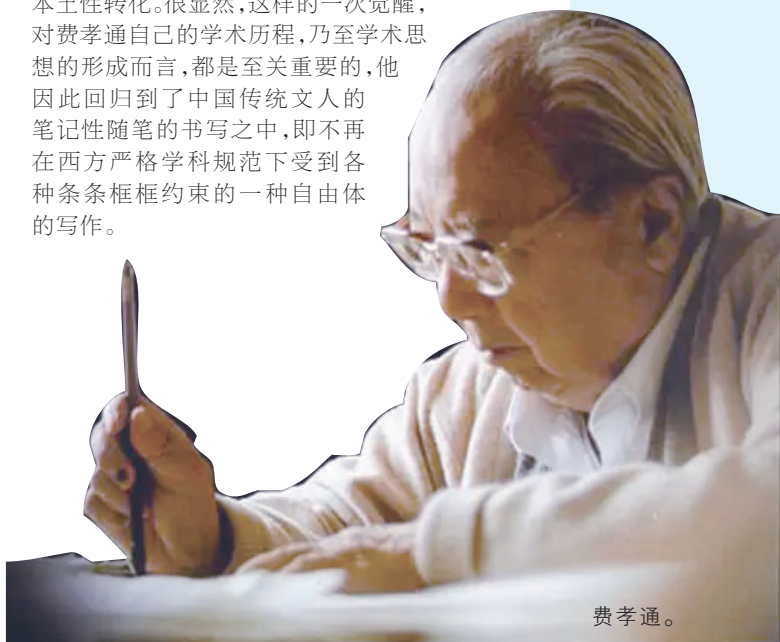
1. 费孝通的思想

费孝通的思想实际上真正标定了一个时代的存在,并无形之中映射出来那个时代人的一种精神气质。他用一种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社会学的实地调查以及民族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进一步充实了他对于个人、社会与文化思想的理解。

他一生的书写,真正完整地体现出了中国文人传统之中独有的文以载道的“公器”观念。他文字的魅力,恰在于最为真切直接地去关注现实中国本身的实际存在样貌。他从来没有以学问的深奥来将自己隔离于大众群体的生活现实之外,而是从始至终都在强调基层精英与大众生活之间的无距离的沟通联系,因此才会有他的“从实求知”以及“志在富民”观念的提出。

他的观察视角是源自乡土又回归于乡土的。而且,费孝通对于“土”的理解极为独特。这种理解与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英国人类学的功能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一脉相承,也即真正把“土”或“土地”以及依赖于此而形成的生活方式看成一种基本的社会形态。这种形态的根本就是土地和基层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中间,土地是作为一种生活的媒介和根基而存在着的,也就是在乡土观念中的个人、土地以及社会这三者,它们必然是相互绑定并勾连在一起的,彼此间是无法分离,也不可以各自独立存在的。

从作为其第一本专著者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到后来名冠天下的《乡土中国》一书的出版,这个阶段,可谓是费孝通思想成长的关键期。这同时也可以看成其思想历程中的第一次大觉醒,是西学遭遇中国现实社会的一次真正自觉、自求和自知的本土性转化。很显然,这样的一次觉醒,对费孝通自己的学术历程,乃至学术思想的形成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他因此回归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笔记性随笔的书写之中,即不再在西方严格学科规范下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约束的一种自由体的写作。



费孝通。

一个重读费孝通时代的开启